



昌黎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昌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昌黎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昌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二月

主 编：王 海

副 主 编：王世杰

编 委：董宝瑞 张长生 贾恩娟 孙乃斌 李永棠

责任编辑：王世杰 曹福林 郭凌芸

封面设计：申玉德

封面题字：刘玉忠

摄 影： 焦荣才

EC23/20

前　　言

前所面世的《昌黎文史资料选辑》三辑，即收教育今人之功，更获启迪后人之效，深及社会各界人士之赞誉；今经两年之征集、研究与整理，其第四辑再飨读者。

本辑征编，时逢党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发表，故特其十一万言所载文四十篇中，于“名人轶事”、“文化风采”、“古迹神韵”、“经济纵横”等诸方面之外，专辟“抗战烽火”、“历史回顾”栏目，以期爱国主义教育之效益。其内容之丰赡、史料之翔实、且文图并茂，实乃广大编撰者心血汗水之结晶，留与后人宝贵之精神财富。因水平所限，疏漏与误谬固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本辑在征集与编审过程中，承党政领导、有关部门及各界人士之鼎助，于此特表谢意。

昌黎历史悠久，文史资料丰厚，其当挖掘与抢救者正多。为使不与时光同逝而重现光彩，愿我社会各界再树紧迫感，齐心协力，使昌黎文史资料工作再登新程。

昌黎县政协主席 孙志高

目 录

一、抗战烽火

路南抗日斗争的几个片断.....	阎 欣	1
昌黎抗日武装暴动的前前后后.....	苏振寰	7
高庆和他的游击队.....	贾玉洪 赵希银 常万玉	15
鸿兴饭庄与同心园.....	苏振寰 郭家岐	23
峥嵘岁月壮山河——中共抚昌联合县工委工作概况	王焕成	31
抗联二十九总队长董锡福.....	高泽民	37
天主教徒与八路军电台.....	董宝瑞	39
深切的怀念——纪念中林、马宏图同志牺牲 50 周年	梁 明	42

二、历史回顾

破交之夜.....	张文浩	45
我参加城工部工作的回忆.....	齐敬铭	49

三、名人轶事

记物理学家李书华先生.....	郭世同	52
张子润先生及诗作.....	郭世同	54
马洗凡先生的一生.....	郭世同	56
谆谆教导永记心怀 ——回忆我的老师郭述祖.....	母幼平	58

四、教育史料

高风亮节 造福桑梓 ——忆田润之老先生.....	韩克志	61
终生从教 爱生如子 ——忆刘柳堂先生.....	吕靖 齐志鸿	66
昌黎县职工干部业余文化学校.....	李宝田	71
昌黎汇文中学二、三十年代的体育运动.....	董宝瑞	74

五、文化风采

昌黎县大众剧社	杨昌龄	77
昌黎《燕东日报》摭谈	张连仲	84
忆“晨钟”业余剧社	陆莎	87
“乾利堂”皮影班琐记	杨昌龄	90
近代书法家周礼	杨昌龄	92
传统文化的坚强卫士 ——怀念赵其均同志	王世杰	94

六、古迹神韵

汀泗涧旧石器地点的发现与发掘	王恩林	99
源影寺古塔维修始末	王世杰	104
大蒲河口清代营盘遗址	王恩林 陆春林	114
昌黎古塔传说新释	王世杰	116

七、碣石论谈

揭开“碣石魅力”之谜	宋力夫	118
碣石山何以知名	康汝彬	121

八、金融商贸

福益成金店	郭凌芸 贾玉洪	125
昌明电灯公司建立始末	董宝瑞	130
解放前昌黎的饮食、糕点业	卢子阳	133

九、经济纵横

昌黎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贾恩娟	136
--------------	-----	-----

十、医疗卫生

昌黎县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概况	曹福林	144
小孩王	齐志鸿	154

十一、民风民俗

昌黎的传统民间节日 马瑞翔 李焕宇 158

十二、社会写实

日伪时期昌黎县新民会概述 苏振寰 马瑞翔 164

昌黎县三青团组织概况 韩克志 李宝田 167

路南抗日斗争的几个片断

阎 欣

1944年，滦东地委决定调我、郝炳南、毛旭东等十来个人去昌黎路南工作。在一个黑云密布、狂风怒吼的夜晚，我们从卢龙的五个根据地出发，先到木井，再由木井横过铁路，次日到达路南的大史家口村。

路南地区北靠铁路，东临渤海，西、南有滦河围绕，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从地形上来说和敌人做斗争时不易隐蔽，很不利于我们活动；同时，在我们的人未过去之前，鬼子在这一带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平日不扫荡，偶尔去了则大肆宣扬“中日友善”，说日本如何“关心中国”等等，还在各处设立了伪大乡，安装上电话，建立了棒子队，替他们办事。这样，人民长期处于保甲制度的桎梏之下，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抗日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敌人自己也认为他们在路南的统治非常巩固，万无一失。

我们乍一过去的时候，人单势孤，地方又生疏，加上当地贫苦农民还没有觉醒，怕接近我们多了被汉奸陷害，吃日本鬼子的苦头，我们活动起来自然很不方便。为了不牵连老乡，我们采取了“利用上层，开展下层”的方法，白天住在伪乡、保长家里，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教育、控制他们支应鬼子，如在交粮上让他们不交或少交等等。还向他们宣传全民一致抗日的道理。同时也不断警告他们说，我们不是一两个人在他们家里住，如果出了事他们全家就都别想活。到晚上，我们经常出去在贫雇农中开展宣传，告诉他们别看我们吃住暂时在地主家，可办事是向着穷人的。还对群众讲共产党是反对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并给劳苦大众作主的政党，但目前面临着民族危机，因此首先要团结一切力量，展

开对日本鬼子的斗争等道理。这样逐渐激发起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也使党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1944年春天，我们组织了齐心救国会。初组织时，老实农民不敢露头，我们就故意找伪保长担任会长，使他们无法再替敌人死心办事。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是监视敌人，并为我方筹粮备款。这时期，我们也开始了征税工作。我们向伪保长们说：“八路军打日本是为了大伙，也得吃饭，每亩地征二两面钱（三分钱），你们看怎么样？”这和当时敌人的苛捐杂税比较起来，数目已少得太多了，群众非常拥护，不到七天就全征上来了。

对屡教不改、甘心给敌人办事的汉奸，我们毫不留情。有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名叫齐笑眉，专门和敌人勾勾搭搭，给敌人通风报信，早已引起群众的愤慨。一天，茹荷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区助理葛世杰讲了话。他说：“……汉奸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公开、半公开或秘密活动，出卖国家……这种卖国贼在你们村也有，齐笑眉就是，大家看怎么办？”群众的情绪异常激昂，齐声高喊：“留不得！打死他！”于是，我们当场就枪毙了齐笑眉，并贴出了布告。从此，党和群众公开见面了。广大群众逐渐对我们有了认识，都说：“八路军真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由于路南的地形不好隐蔽，最初我们的武装部队没有过去，我们就先组织起了民兵，开展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那时鬼子的马队经常出来骚扰邻近的村庄，我们就组织群众在道上、地里挖一些梅花形的圆洞，上面伪装好，这种洞马腿只要一踏进去就折断了。另外还在公路上挖变形壕，有半人多深，使敌人的汽车、自行车等无法通行。还有一种向冀中学来的挖地道的方法，即在大车道底下挖一人多深的地道，地道上面用木料顶上，路线很长，从拗榆树一直挖到仓上村，村村沟通。起初我们人少，发现有敌情时，很快就从地道下转移了。我们还在进地道的洞口埋上地雷，敌人则一走到口上就给崩了回去。记得有一回，在刘台庄附近来了一大批鬼子，我们暗暗地把路旁一个小庙的台阶底下挖空了，

用板挡好，里面架上机枪，鬼子刚走到附近，我们的机枪就响了，来的鬼子大部分被打死，侥幸逃离的还莫名其妙，不知道枪是从哪里打来的。这样，敌人在我们的打击下，嚣张气焰就大为收敛了。

抗日救国的口号逐渐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影响日益扩大。那时，不论是在路上，在地头，在家里，随时都可以听到人们愉快的歌声：“八路好啊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出人出力上战场……”有时也可以听到痛骂日寇侵略的调子：“小日本，心不正，一心要把中国争……”这些歌传得很快，大大地激发了人民的斗志。我们还写标语宣传抗日，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等等，并公然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到处张贴。群众会议一个跟着一个召开，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普遍坚壁清野，开展了“出钱、出力、出枪”的“三出”运动，年青小伙子争着上战场。到那年八月，整个路南区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抗日热潮。我们开辟的地区迅速扩大，占有二百多个村庄，为全县的三分之一；并由两个区变成了四个区，工作人员也由二十多名增加到二百多人。

宣传影响扩散开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也建立了，再加上青纱帐起来，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经工委（即县委）研究，伪大乡过去虽然给我们做过一些工作，但毕竟是敌人的组织机构，决定予以取消。首先，由我们几个人把伪乡、保长们找来开了个会，一方面向他们说：“你们中间有的人还不是真心抗日，甘愿当亡国奴，假若再这样执迷不悟，坚持与人民为敌，人民是不会宽恕的。”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指明出路：立即改过自新，掉过头来一心为祖国、为人民办事，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大。同时，召开了全县干部会议，具体分配了取消伪大乡公所的任务。

当天晚上，干部们手持武器进入伪大乡。到那里时，天已经很黑了，一进去就坐下，把人叫齐了，等伪乡长、保长们战战兢

兢地坐定后，我们先把政策给他们解释清楚，然后义正辞严地命令他们今后再也不许给敌人办事，再也不许来伪大乡办公，要老老实实地替八路军办事，将功折罪。这一说，吓得伪大乡长们点头哈腰，连连称是。他们说：“只要不叫我们死就中！”接着，我们就正式宣布伪大乡解散，除了土地帐目保留下来，其余贫雇农欠伪大乡的债据，全部烧毁；把桌子、凳子等一切东西也都搬走了。我们除了把一些为非作歹的抓起来之外，把好一些的都放了，并故意让他们去给敌人送信，假装报告说：“伪大乡已被八路军取消了，我们没了活路，怎办哪……”这样，他们在敌人内部还能混个差事，可以给我们传递一些情报。

在摧毁伪大乡的同时，我们还拆除了通往各乡的电话线，把电线杆子全锯断了，弄回去当柴烧；还破坏了桥梁，将鬼子和各乡的联系全部截断了。这样，一个晚上我们一下子就搞垮了四十多个伪大乡。从此，铁路以南二十里外的地区就全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抗日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大大振奋了人心，但穷苦农民终年辛勤劳动，仍养不活家口，有的还以乞讨为生。我们决定发动群众先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每天，我们的工作人员利用歇晌的时间，把扛活的找到一块开座谈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当人家的奴隶，这不怪自己命苦，这是由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造成的；要想摆脱贫困的处境，就必须组织起来作斗争。

很快，长工工会成立了，主席也选出来了，大伙纷纷提出自己的要求，如“下地没草帽，又买不起，晒得头昏脑胀”，“秋天的活儿太费衣裳，该给条围裙”，“咱们整天当牛作马的，逢年过节也该有天休息”等等，派代表向地主提出。同时我们也找地主做些工作，地主看看没办法，也就答应了。

这样，由解决雇工小福利，逐步发展到要求增加工资。增资也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先在雇工委会议上商量，究竟该增加多少，然后再召集工人开会，最后和地主面对面交涉。记得当时头一次

搞是在拗榆树，大地主齐老献家雇有十来个扛活的，每个人每年工资不到三十元联合币。工会成立后，雇工们曾要求他增加工资，他不肯。我们就召集雇工开大会。那是初次试搞，为了壮大声势，我们把大滩、小滩、茹荷一带扛活的全找来了。那天是在大树底下开的会，人到齐后，派人去请齐老献，他刚一迈进会场，口号声就嚷起来了，“不要再剥削我们！”“给我们增加工资……”地主一听就懵了，又怕又急，勉强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工会的代表出来和他谈判，说工人工资太少，按道理该给多少等等。工人代表说，“该增到五十块。”地主说：“太多了，不行。”在相持不下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出来调解说：“我提议四十五块，同意不同意？”这样一来，下面都说“同意！”地主看看没法，也不敢不答应，怕再拖下去，几百号人一下都涌到他家吃饭。当时有个规矩，只要和地主交涉的时间长了，各地来的长工们肚子一饿，就涌进地主家去做饭吃，这是地主最害怕的一手。因此，他也不敢拖时间，只好签字同意增资。这样，搞上几次，往后只用本村的雇工出面就行了。增加工资的头一炮打响后，到一九四五年，我们还领导开展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同时，成立了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文救会等各种群众抗日组织，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抗日救国工作。这期间，我们还改造了不少无业游民，平时抽大烟、扎吗啡的，强迫他们戒掉，并说服教育他们参加劳动，参加抗日工作。群众对这些措施反映很好。由于我们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护。

随着群众组织的建立，涌现出很多积极分子，经我们仔细考察，确实立场坚定，赞成党的方针政策的，就逐渐吸收入党。一九四四年十月，我们只有二十名党员，到一九四五年就发展到了一百二十多名。党的力量日益壮大，不少村建立起党支部，成立了党小组，党员与党员间的联系也公开了。

一九四五年夏天，敌人在杨柳上庄、泥井、靖安、指挥等处

安上了据点，威胁抗日群众。我们立即对群众加强教育，指出这是敌人临死前的挣扎，不用惧怕，要坚持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又有计划地将敌据点附近的村庄变成敌我双方的两面政权，用以对付敌人。再加上路北地区的配合，我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斗争到日本投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崩溃，革命又进入新的阶段。不久，我们又跟着投入到一场更艰巨，更复杂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自卫战争中去了。

(谢蔚英、盛立夫整理)

(选自昌黎革命斗争回忆录《昌黎城头红旗飘》)

作者简介：

阎欣，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抚昌联合县工委组织部长。建国后任河北省体委主任、省政府顾问等职，现已离休。

昌黎抗日武装暴动的前前后后

苏振寰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魔爪伸进了关里，冀东美丽的田园惨遭践踏，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不受外辱，更不愿沦为亡国奴，在党的领导下，冀东人民纷纷揭竿而起，高举义旗，以革命武装来反抗异敌的侵略。这里首数的要算是一九三八年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大暴动了。这次暴动，其势之猛波及到冀东各地，昌黎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与策动下，也举行声势浩大的人民武装暴动。虽然这次暴动最终遭致了失败，但却大大地张扬了民威，震慑了敌胆，对后来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暴动前的准备

(1) 丁万友等抗日思想的萌发

一九三七年前，昌黎团林曾有个落配的旧东北军官团长缪之斌，他集聚了一些当地的土匪、赌徒、大烟土客等形成了昌黎城南东部一带的地方势力。一九三七年初，缪让他的手下人丁万友、王二虎、刘成玉、索跃先、王杰三等人随同他认识的一个日本人去河北省霸县组织军队剿共。这些人到霸县不久就被我方俘虏了。当时我党执行了优俘政策，对他们很宽大，并以民族观念、正义感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在他们赞同抗日以后，就举行了欢迎会，欢迎他们为新同志。彼时他们接受了新任务，愿意回原籍秘密组织抗日力量，以待急需。他们回昌黎后就不再听缪之斌的指挥，一切事务而自做主张了。

(2) 张其羽同志革命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

在一九三三年我县就有党的地下活动。张其羽同志就是一九

三三年经昌乐党的负责人岳泽普同志发展的中共党员。入党后就以革命为正式职业，每日在搞一些半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工作，其它别的社会职业全是掩护。他为了抓武装，经常到地主武装——保卫团中去搞宣传鼓动活动。并多次在保卫团中当书记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其羽同志参加了我冀热边区特委在滦县多渔屯召开的冀东农民大暴动筹备会议。会上党组织确定由其羽同志负责在昌黎境内组织武装暴动。在他接受这一光荣任务后，就狠抓我县西南部驻皇后寨西王各庄大庙上的保卫团这股武装力量，企图以此做为暴动的中坚。该保卫团团长李盛瑞虽系地主出身，但颇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因为其羽同志曾多次向他灌输过革命思想，所以三八年七月暴动一开始，其羽同志就取得了这股队伍约二十人的领导权。

二、暴动的首次胜利到全县暴动武装力量的统一

三八年七月底，其羽同志见暴动时机已到，在一天的早晨，他就会同了李盛瑞带领所属之保卫团去拿赤崖据点。收缴了伪昌黎县警察所赤崖分驻所和伪警察分队的枪支，获大枪三十余支，手枪一支。从此就挂起了红旗，在赤崖街头贴了第一张布告，向群众宣传了自己的队伍是抗日队伍，从而掀起了昌黎的武装抗日救亡热潮。以后他们搞起了收缴民枪的工作，大量扩充队伍，不到一个月，收缴了民枪一千余支，将自己的队伍扩充到一两千人。此时张其羽同志并说服了另一部暴动队伍董锡福部，准备与李部合并。

在李盛瑞部暴动的同时，丁万友也在昌黎路南东部地区掀起了暴动，收缴民枪，势力逐渐扩大，当李部扩充到一两千人时，丁部也扩充到了两三千人。有一天，这两部分队伍在荒佃庄竟开火打了起来。当天夜里，丁部人冒充李部人叫开李队部门，掳去了该部胡爱军、李大中等三十余人。事过，其羽同志刚从外边说服董部回来，见此光景，就不计个人得失，身不带寸铁，到荒佃庄丁部去交涉，以团结爱国抗日的大道理说服丁部。以后又请来

了一个与丁部另一领导刘成玉有关系的王各庄的孙香九，帮忙说合。丁部在该战斗中虽伤亡较重，但终于被其羽用大义说服了。于是全县武装暴动力量统一，成立了华北抗日联军昌黎支队。支队党代表就是张其羽同志，司令是丁万友同志。

当时支队下设了五个总队（相当于五个团），和一个直属炮兵营。二十七总队长是王二虎（王树贵），二十八总队长是刘成玉，二十九总队长是董锡福，三十总队长是李盛瑞，三十一总队长是肖连许，炮兵营长是曹春芳（炮全是用大湿柳木造的母猪炮）。司令部较大的处有两个：一个是参谋处，参谋长是蔺乃公；一个是军需处，处长是丁义成。暴动人数发展到七、八千人之多。

三、攻打昌黎城的经过

在全县暴动武装力量统一后，昌黎县境除火车站上的敌据点外，有的是被我军拿下了，如五区境内的各据点；有的是自动撤走了，如泥井的伪警务分局和警防分队。那时乐亭县城已被我军占领了。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当时昌黎县的暴动军也就准备攻打昌黎县城。既要打城，就得先找内应。当时我方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个卸任的伪昌黎警察防队长白云飞，让他从伪警内部进行联系，让他们在我军到了的时候不抵抗，迎接我们进城。

九月份的某日，支队司令部开到距昌黎城仅五里地之遥的东钱庄村，其它如刘李庄、中卓庄、虹桥、西钱庄等村也驻上了暴动队伍。

我司令部一开到东钱庄，白云飞带领一个叫张树学的就来到了司令部，和司令谈当晚即可进昌黎城，并说他同四门的伪警务派出所长全说好了，暴动军到时一定开城门迎接。谈完后就让张回去了，白住在司令部。张回来做第二次联系。于是傍晚我军队就埋伏在铁路南侧了。

可是当时驻昌黎的日本守备队已有了准备，在当日下午就从昌黎二区调来了一部地主武装柳河圈之联庄会，夜间又与日军巡逻铁道的铁甲车取得了联系。当我前卫人员到达南关时，正南关

的铁道警察岗楼之姜××就开了枪，当即打死我一个前卫人员，随即驻南关的联庄会也开枪向南关铁道南射击，不久铁甲车也来了，巡回扫射，于是暴动队伍就没贸然进城。这时白云飞还在东钱等着，丁司令等暴动队伍回来问明真情，责问白云飞时，白却又说服他投降日寇，于是丁司令就把他枪毙了。城也没进，就带领着全部人马返回了。

四、去平西接受整编行至中途宫里失败

因为当时我党暴动的指导思想是：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不分民族、党派、阶级、阶层，只要是抗日的就把他吸引到暴动队伍中来，所以在人员组织方面相当复杂。其中第一部分就是以李盛瑞、董锡福为首的地主武装，第二部分就是以丁万友为首的土匪市侩，第三部分是哗变的伪长芦盐务管理局的盐警大队。这后部分人在暴动一开始就从海上登船西进了。另外还有一部分国民党人如参谋长蔺乃公。

尽管参加暴动的人员如此复杂，但张其羽同志并没放弃党的领导权。他与上级党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特别是和乐亭暴动的兄弟队伍联系更为密切。他见到暴动人员思想虽复杂，但都程度不同地有民族观念。其羽同志就紧紧抓住了这一环，本着存异求同的原则，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统一战线，主要对象就得是国民党，因为被统战者，又都程度不同地有正统观念，因而，当时的队伍带的是红蓝臂章，红代表的是我方，蓝代表的是国民党。在领导人员配备上也是这样，有部分国民党人当了主要领导，如昌黎支队属高智远纵队管。高就是国民党员。

暴动队伍组织如此复杂，不但思想缺乏坚定性，同时战斗力也是极弱的。为此在青纱帐撂倒之后，上级党就决定了调大部队伍挺进平西（阜平）整编，留一小部分人坚持地区。因为其羽同志是昌黎党的负责人，所以他没去。昌黎的队伍是由丁万友同志带去的。这时队伍一远离家乡，人数就逐渐开始减少，从昌黎动身时，有三、四千人，行至遵化宫里时就剩下不到两千人了。